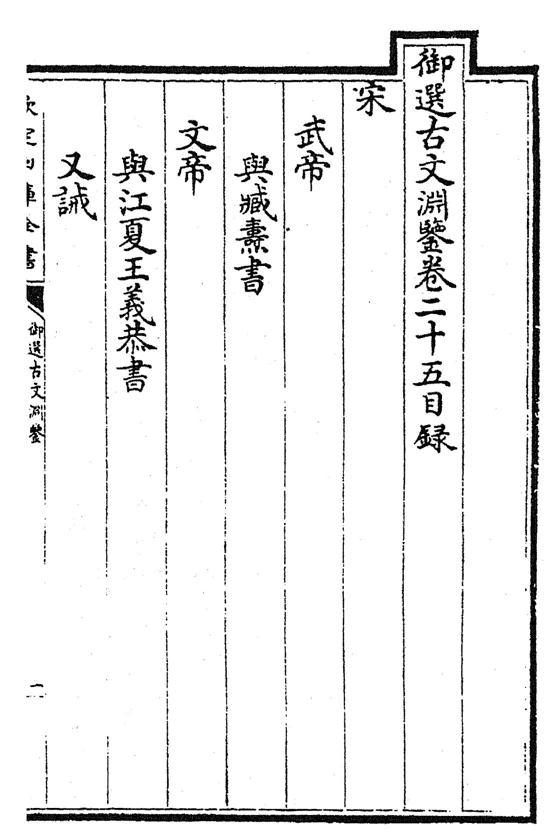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五目録

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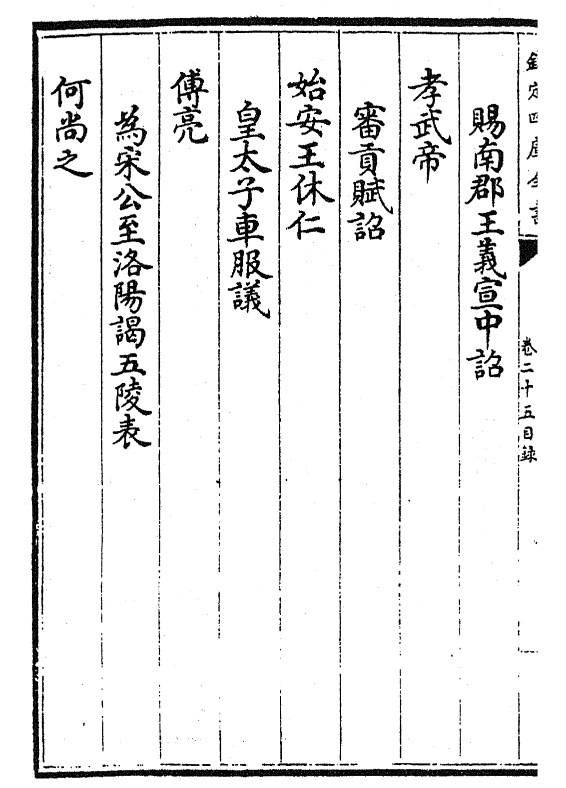
武帝

與臧燾書

文帝

與江夏王義恭書

又誡



賜南郡王義宣中詔
孝武帝
審貢賦詔
始安王休仁
皇太子車服議
傅亮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何尚之

陳庚炳之得失
出庚炳之爲丹陽尹答
范曄
後漢書皇后紀序
吳蓋陳臧列傳論
中興二十八將論
孔融傳論
周黄徐姜申屠列傳序

黨錮列傳序論
宦者列傳序論
逸民傳序論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五目録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五

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典午之末桓玄篡晉劉裕起兵京口建義討賊來興反正東平慕容超西服譙縱埽清河洛克復關隴還受晉禪國號曰宋傳八世自武帝至順帝昇明三年凡六十年

武帝諱裕字德輿彭城人姓劉氏漢楚王交之後

與臧燾書燾字德仁東莞莒人晉時為太學博士武帝鎮京口與燾書

頃學尚廢弛後進頽業衡門之內清風輟響良由戎車屢警禮樂中息浮夫近志情與事染豈可不敦崇墳籍敦厲風尚此境人士子姪如林明發搜訪想聞令軌然荆玉含寶要俟開瑩幽蘭懷馨事資扇發獨習寡悟義著周典今經師不遠而赴業無聞非唯志學者鮮或是勸誘未至耶想復弘之

文帝諱義隆武帝第三子徐羨之傅亮廢少帝迎立之

與江夏王義恭書義恭武帝子涉獵文義而驕奢不節元嘉六年為都督荆

州刺史文帝

與書誡之

汝以弱冠便親方任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今既分張言集未曰無由復得動相規誨宜深自砥礪思而後行開布誠心厝懷平當親禮國士友接佳流識别賢愚鑒察邪正然後能盡君子之心收小人之力汝神意爽悟有日新之美而進德修業未有可稱吾所以恨之而不能已已者也汝性褊急袁太妃亦說如此

太妃義恭母武帝袁美人性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在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應慨然立志念自裁抑何至丈夫方欲贊世成名而無斷者哉今粗疏十數事汝别時可省也遠大者豈可具言細碎復非筆可盡禮賢下士聖人垂訓驕侈矜尚先哲所去豁達大度漢祖之德猜忌褊急魏武之累漢書稱衛青云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西門豹性急常佩韋董安于性緩常佩弦關羽張飛任偏同弊羽善待卒伍而驕于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行已舉事深

宜鑒此若事異今日嗣子幼蒙司徒便當周公之事元嘉六年以彭城王義康為司徒義恭兄也 汝不可不盡祗順之理苟有所懷密自書陳若形迹之間深宜慎護至於爾時安危天下決汝二人耳勿忘吾言今既進袁太妃供給計足充諸用此外一不須復有求取近亦具白此意惟脱應大餉致而當時遇有所乏汝自可少多供奉耳汝一月日自用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殷曠常宜早起接對賓侶勿使留滯判急務訖然後可入問訊既睹顏

色審起居便應即出不須久停以廢庶事也下日及夜自有餘閒府舍住止園池堂觀略所諳究計當無須改作司徒亦云爾若脫於左右之宜須小小回易當以始至一治為限不煩紛紜日求新異凡訊獄多決當時難可逆慮此實為難汝復不習殊當未有次第訊前一二日取訊簿密與劉湛輩共詳湛傳義恭鎮江陵以湛為長史行府事大不同也至訊日虛懷博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已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萬一

如此必有大咎非唯訊獄君子用心自不應undefined刑獄不可擁滯一月可再訊凡事皆應慎密亦宜豫勅左右人有至誠所陳不可漏泄以負忠信之欵也古人言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或相讒搆勿輕信受每有此事當善察之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賜尤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為少恩如聞外論不可為非也以貴陵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此易達事耳聲樂嬉遊不宜令過摴蒲漁獵一切勿為供用奉身皆有節

度奇服異器不宜與長汝嬪侍左右已有數人既始至西未可怱怱復有所納

又誡

宜數引見佐史非唯臣主自應相見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則無因得盡人人不盡復何由知其衆事廣引視聽既益開博於言事者又差有地也

賜南郡王義宣中詔初武帝以荆州上流形勝遺詔諸子次第居之共後應及義宣以其人才素短用衡陽王義季久之乃以義宣都督七州諸軍事車騎將軍荆

州刺史先
賜中詔

師護以在西久師護義季小字比表求還出內左右自是經國常理亦何必其應於一往今欲聽許以汝代之護雖無殊績潔已節用通懷期物不恣羣下此信未易非唯聲著西土朝野以為美談在彼已有次第為士庶所安論者乃謂未議遷之今之回換更在欲為汝耳汝與護年時一輩各有其美物議亦互有少劣若今向事脫一減之者既於西夏交有巨礙遷代之譏必歸責於吾矣復

當為護怨非但一詣而已也如此則公私俱損為不可不先共善詳此事亦易勉耳無為使人動生乖論

孝武帝（諱駿文帝第三子元嘉三十年文帝太子元凶劭弒逆帝率衆入討即皇帝位）

審貢賦詔

夫山處巖居不以魚鼈為禮（居山以貨財為禮居川以魚鼈為禮）頃歲多虞軍調繁切違方設賦本濟一時而主者玩習遂為常典杶幹瑤琨任土作貢（瑤琨揚州貢杶幹荊州貢）積羽羣輕終致深弊永言弘革無替朕心凡寰衛貢職山淵採捕皆當詳

辨産殖考順歲時勿使牽課虛懸睽忤氣序庶簡約之風有孚於品性惠敏之訓無漏於幽仄

始安王休仁文帝第十二子

皇太子車服議

天子之子與士齒讓達於辟雝無生而貴者也既命而尊禮同上公周制五等車服相㳄公降王者一等而已王以金路賜同姓諸侯象及革木以賜異姓侯伯在朝卿士亦準斯禮按如此制則東宮應乘金路自晉元過

江禮儀疏外王公以下車服卑雜唯有東宮禮秩崇異
上次辰極下絶侯王而皇太子乘石山安車義不見經
事無所出禮所謂金玉路者正以金玉飾路諸末耳左
右前後同以漆畫秦改周輅制為金根適以金薄周匝
四面漢魏二晉因秦莫改逮於大明孝武帝年號始備五輅
金玉二制並類金根造次瞻覩殆無差別若錫之東儲
於禮嫌重非所以崇峻陛級表示等威且春秋之義降
下以兩臣子之義宜從謙約謂東宮車服宜降天子二

等騄駕四馬乘象輅降龍碧旂九葉進不斥尊退不逼下沿古酌時於禮爲衷

傅亮字季友北地靈州人歷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始興郡公

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晉安帝義熙十二年裕率衆北伐至洛陽修復晉五陵置守衛上表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旍西邁將届舊京威懷司雍河流湍疾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木通徑淹引時月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

城闕為墟宮廟隳頓鐘虡空列觀宇之餘鞠為禾黍廛里蕭條雞犬罕音感舊永懷痛心在目以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宣帝高原陵景帝峻平陵文帝崇陽陵武帝峻陽陵惠帝太陽陵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修之等既開翦荆棘繕修毀垣職司既備蕃衛如舊伏惟聖懐遠慕兼慟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何尚之字彥德廬江灊人左光禄大夫領中書令

陳庚炳之得失 炳之遷吏部尚書頗通貨賄吏部令史錢泰主客令史周伯齊出炳之宅諮事因留停宿尚書舊制令史諮事不得宿停外雖有八座命亦不許為有司所奏上於炳之素厚將恕之召問尚書右僕射何尚之尚之具陳炳之得失太祖以小事不足傷大臣尚之又諫

尚書舊有增置幹二十人以元凱丞郎幹之假疾病炳之嘗取十人私使詢處幹闕不得時補近得王師炳之領義陽王師猶不遣還臣令人語之先取人使意常未安今既有手力不宜復留得臣此信方復遣耳大都為人好率

懐行事有諸紛紜不悉可曉臣思張遼之言關羽雖兄弟曹公父子豈得不言曹操使張遼察關羽知羽必去欲白操恐操殺羽不白非事君之道乃歎曰公君父也羽兄弟耳遂白之觀今人臣憂國實寡臣復結古日月之明或有所蔽然不知臣者豈不謂臣有爭競之迹追以悵悵臣與炳之周旋俱被恩接不宜復生厚薄太尉昨與臣言江夏王義恭以元嘉二十一年進太尉說炳之有諸不可非唯一條遠近相崇畏震動四海凡短人辦得致此更復可嘉虞秀之門生事之累味珍肴未嘗有之其外别貢

豈可具詳炳之門中不問大小誅求張幼緒幼緒轉無以堪命炳之先與劉德願殊惡德願高祖從母兄懷慎之子德願自持琵琶甚精麗遺之便復款然市令盛馥進數百口材助營宅恐人知作虛買券劉道錫驟有所輸傾南俸之半道錫元嘉二十一年遷廣州刺史劉雍自謂得其力助雍穆之孫嗣南康郡公事之如父夏中送甘蔗若新發於州國吏運載樵荻無輟於道諸見人有物鮮或不求聞劉遵考有材遵考高祖族弟便乞材見好燭盤便復乞之選用不平不可一二太尉

又云炳之都無共事之體凡所選舉悉是其意政令太尉知耳論虞秀之作黄門太尉不正答和故得停太尉近與炳之疏欲用德願兒作州西曹炳之乃啟用為主簿即語德願德願謝太尉前後漏泄賣恩亦復何極縱不加罪故宜出之士庶忿疾之非直項羽楚歌而已也自從裴劉刑罰以來諸將陳力百倍元嘉二十年前雍州刺史劉真道梁秦二州刺史裴方明坐破仇池減匿金寶及善馬下獄死今日事實好惡可問若赫然發憤顯明法憲陛下便可閒臥紫闥無復一事也

出庾炳之為丹陽尹答太祖欲出炳之為丹陽尹又以問尚之尚之荅

臣既之賈生應對之才賈誼又謝汲公犯顏之直汲黯至於侍坐仰酬每不能盡昨出伏復深思祇有愚滯今之事跡異口同音便是彰著政未測得物之數耳可為蹈罪負恩無所復少且居官失和未有此比陛下遅遅舊恩未忍窮法為弘之大莫復過此方復有尹京赫赫之授恐悉心奉國之人於此而息貪狼恣意者歲月滋甚非但虧黜王化乃治亂所由如臣所聞天下議論炳之常

塵累日月未見一豪增輝今曲阿在水南恩寵無異而協首郡之榮乃更成其形勢便是老王雅也王雅晉丹陽尹孝武帝深加禮遇時人被以佞倖之目古人云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為治也陛下豈可坐損皇家之重迷一凡人事若復在可否之間亦不敢苟陳冗管今之枉直明白灼然而啟王令主反更不悟今賈誼劉向重生豈不慷慨流涕於聖世耶臣昔啟范曄左衛將軍范曄參機密沔之察其意趣異常常白太祖宜出之曄謀反伏誅上嘉其先見當時亦懼犯觸之尤苟是愚懷所抱政自不能舒達

所謂九死而不悔者也謂炳之且外出若能修改在職著稱還亦不難而可得少明國典粗酬四海之論今征釁如山榮任不損炳之若復有彰大之罪誰復敢以聞述且自非殊勛異績亦何足塞今日之尤歷觀古今未有衆過藉藉受貨數百萬更得高官厚祿如今日者也臣每念聖化中有此事未嘗不痛心疾首設令臣等數人縱橫狼籍復如此不審當復云何處之近啟賈充遠鎮尚之初陳炳之得失云賈充勳烈晉之重臣諸臣進說便遠出之今亦何足分外出

恐是萊之良者臣知陛下不能採臣言故是臣不能盡己之愚至耳今蒙恩榮者不以臣何為獨懇懇於斯實是尊主樂治之意伏願試更垂察太祖乃可有司奏免炳之官

范曄字蔚宗順陽人左衛將軍太子詹事删衆家後漢書為一代之作後以謀反被誅

後漢書皇后紀序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周禮注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也

九嬪掌教四德九嬪比九卿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四德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也世婦主喪祭賓客世婦比二十七大夫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掌弔臨於卿大夫之喪女御序於王之燕寢女御比八十一元士敘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也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女史掌王后之禮書內令亦如太史之於王也彤管赤管筆也詩詒我彤管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列女傳齊孝公孟姬曰妾聞妃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珮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詩序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內則閨房肅

雍險謁不行也詩序雖則王姬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前書音義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見魯詩及周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列女傳周宣王常夜臥晏起姜后乃脫簪珥待罪于永巷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左傳桓公多內寵有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少衛姬鄭姬葛嬴密姬宋華子也晉獻升戎女為元妃史記晉獻公伐驪戎得驪姬愛幸立以為妃終於五子作亂桓公六夫人生六子桓公卒立公子昭于是公子無虧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公子雍等皆求立公子昭奔宋冢嗣遘屯獻公受驪姬之譖殺太子申生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

欲顛倒衣裳詩綠兮衣兮綠衣黃裳諭妾上僭也以至破國忘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史記始皇破六國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所得諸侯美人以充入之爵列九品前書漢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高祖帷薄不修大戴禮大臣坐汙穢男女無別者曰帷薄不修史記周昌入奏事高帝擁戚姬孝文衽席無辨史記孝文幸慎夫人每與皇后同坐然而選納尚簡飾翫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婕妤一娙娥二容華三充衣四外武帝置昭儀五元帝置美人

六良人七七子八八子九長使十少使十一五官才二順常十三舞涓共和娱靈保林良娣使夜者共十四

妖孽毁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斲彫為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皇后正寢一燕寢五是為六宮夫人之下分居焉貴人金印紫綬奉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筭人漢儀注八月初為筭賦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閲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

明慎聘納詳求淑喆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内無出閫之言（禮記內言不出于閫）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前書音義甲令者前帝第一令也有甲令乙令丙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淄蠹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必委成冢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芊太后始攝政事（芊亡爾翻）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史記昭王年少）

宣太后自知事以同母弟魏冉任政封穰侯太后攝政始於此也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安質桓靈臨朝者六后章帝竇太后和熹鄧太后安思閻太后順烈梁太后桓思竇太后靈思何太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周禮幕人掌帷帟幕之事殤帝崩鄧太后與兄隲等迎立安帝年十三冲帝崩梁太后與兄冀迎立質帝年八歲質帝崩迎立桓帝年十五桓帝崩竇太后與兄武迎立靈帝年十三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靈帝時中常侍曹節矯詔遷太后於雲臺謝弼上封事曰皇太后幽居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家嬰縲絏於圄犴之下犴五旦翻

湮滅連踵傾輈繼路而赴蹈不息燋爛為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歎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跡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於篇其以私恩追尊非當時所奉者則隨它事附出（謂安帝母左姬及祖母宋貴人之類）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紀（謂貴貴人虞美人之類）以纘西京外戚云爾

吳蓋陳臧列傳論

（吳漢蓋延陳俊臧宮）

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無秦項之彊人資附漢之思

雖懐璽紆紱跨陵州縣殊名詭號千隊為羣尚未足以為比功上烈也至於山西既定華山之西威臨天下謂誅隗囂公孫述戎羯喪其精膽羣帥賈其餘壯左傳欲勇者賈余餘勇斯誠雄心尚武之幾先志戢兵之日臧宮馬武之徒撫鳴劍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北矣伊吾水名光武審黃石臧宮傳宮與馬武上書請擊匈奴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存包桑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玉門關名卑詞幣以禮匈奴之使西域傳建武二十二年西域十八國俱遣子弟入侍天子以中國初定皆還其侍子匈奴傳建武二十八年匈奴遣使貢馬及裘乞和親帝報曰單于國

（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馬夷今贈繒五百匹斬馬劍一）其意防蓋已弘深豈其顛沛平城之圍忍傷黥王之陳乎（高祖七年擊韓王信至平城被匈奴圍七日乃解十二年高祖親擊淮南王黥布在陳為流矢所中）

中興二十八將論

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算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

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勲賢皆叙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史記管仲寢疾桓公問政將安移對曰隰朋可國語文公使趙衰為卿辭曰先軫有謀臣不若也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屈起屈其勿翻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徒灌嬰睢陽販繒者樊噲沛人以屠狗為事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樊噲封舞陽侯灌嬰為丞相封潁陰侯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葅戮不其然乎蕭何為人請上林中空地上下廷尉械繫之樊噲黨於呂氏帝使陳平斬噲平畏呂氏執噲詣長安韓信封淮陰侯人上書告信反呂后使武士縛

信斬之彭越舍人告越謀反夷三族自玆以降迄於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寇恂封雍奴侯邑萬戶鄧禹封高密侯食邑四縣耿弇好畤侯食邑二縣奉朝請賈復封膠東侯食六縣以列侯加特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

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激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賈復傳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遂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為高祖悉用蕭曹故人（高帝紀張良曰陛下起布衣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耳）而郭伋亦譏南陽多顯（郭伋傳伋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

鄭興又戒功臣專任（鄭興傳上疏曰道路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夫崇恩偏授易起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條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

孔融傳論

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為之不採（宣帝時司隸校尉蓋寬饒以直言得罪鄭昌上書訟之云）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

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公羊傳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平仲立朝有紓盜齊之望左傳齊景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對曰其陳氏乎公曰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孔融字文舉其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人存謂曹操身在不得篡位也代終之規啟機於身後也身後謂曹丕受禪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有員园委屈可以每其生哉园即刓謂刓圜無稜角也每貪也賈誼曰品庶每生○刓五丸切懔懔焉皜皜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皜古老切

周黄徐姜申屠列傳序周燮黄憲徐穉姜肱申屠墦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易繫辭）孔子稱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蘧伯玉衛大夫）然用舍之端君子之所以存其誠也故其行也則濡足蒙垢出身以効時及其止也則窮棲茹菽藏寶以迷國太原閔仲叔者（閔貢字仲叔）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皇甫謐高士傳黨見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蒜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邪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

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容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勑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仲叔同郡荀恁字君大（恁而甚翻）少亦修清節資財千萬父越卒悉散與九族隱居山澤以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寇其本縣廣武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閭光武徵以

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開東閣延賢俊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不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後月餘罷歸卒於家

桓帝時安陽人魏桓字仲英亦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禄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

隱居不出若二三子可謂識去就之槩候時而處夫然豈其枯槁苟而已哉蓋詭時審己以成其道焉余故列其風流區而載之

黨錮列傳序論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導民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叔末澆訛王道陵缺

而猶假仁以効已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則强梁虓氣虓直紙翻片言違正則厮臺解情盖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霸德既衰狙詐萌起彊者以決勝為雄弱者以詐劣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綰萬金開一説而錫珠瑞或從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士之飾巧馳辯以要能鈞利者不期而景從矣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回變其風不可留其敝不能反及漢祖仗劍武夫勃興憲令寬賒文禮簡闊緒餘四豪之烈魏無忌趙勝黄歇田文人懷陵上之心輕

死重氣怨惠必讐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協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宣帝集諸儒于石渠閣講論六藝名五經名儒蕭望之等大議公毅同異同己者朋黨之異己者攻伐之至王莽專偽終於篡國忠義之流恥見纓紼遂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龔勝薛方郭欽蔣詡輩隱居不應莽名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時矣謂逢萌嚴光周黨尚長之屬逮桓靈之閒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

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以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

婞邪鼎翻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房植字因師獲印周仲進周福字二家賓客互相譏揣

初委翻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

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音質）二郡又為謡曰汝南太守范孟博（范滂字）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岑晊字）弘農成瑨但坐嘯（謝承書成瑨遷南陽太守是時桓帝中貴外親張子禁怙恃貴勢功曹岑晊勸使捕子禁付獄笞殺之宗資補汝南太守署范滂為功曹委任政事任善之名聞於海內）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李膺字）不畏強禦陳仲舉（陳蕃字）天下俊秀王叔茂（王暢字）又

渤海公族進階（公族姓進階名）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誶其占（誶訊也）成弟子牢修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連及

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為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内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猶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

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毋班秦周蕃嚮王章為八厨〈蕃姓也○音皮〉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又張儉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為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祗宣靖公

緒恭為八顧公緒姓也朱楷田槃疎耽薛敦宋布唐龍嬴咨宣褒為八及刻石立墠共為部黨而儉為之魁靈帝詔刊章捕儉等刊削也不欲宣露並名故削除之而直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殁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睚五懈翻眦才賜翻又州郡

冢言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謂親屬在五服內者光和二年上祿長和海上言上祿縣名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踈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

黄巾賊起中常侍呂彊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張角黄巾賊帥為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其言乃大赦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黄巾遂盛朝野崩離綱紀大章蕩然矣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並載乎篇

宦者列傳序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易繫辭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周禮閽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周禮寺人掌王宮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周禮寺人掌王之正內五人正內路寢也月令仲冬命閹尹審門閭謹房室閹尹主領奄豎之官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詩序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而作是詩也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勃貂即寺

人披呂郤將焚公宮披以難告遂殺呂郤新序楚恭王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商君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見趙求人使報秦者未得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也及其弊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左傳齊桓公卒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立公子無虧刁即貂也楚客過宋太子野享之寺人伊戾聘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前書呂后幸大謁者張釋卿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孝武亦愛李延年前書孝文時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孝武時宦者李

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遊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為黄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前書急就篇元帝黄門令史游作輿服志禁門曰黄闥中人主之故曰黄門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前書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禄大夫周堪建白以為宜罷中常侍官由是大與石顯忤後望之自殺堪廢錮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它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黄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内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宦而已故鄭衆得

專謀禁中終除大憝帝與鄭衆謀誅竇憲○憝大對翻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衆為大長秋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黄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永巷掖庭並署名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

五侯合謀梁冀受戮（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定謀誅梁冀封侯世謂之五侯）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勲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五宗五服內之親）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懐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棊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仞珍藏嬙

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搆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衒達（韋昭曰古者腐刑必熏合之）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單書（單殫同）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鉤黨謂李膺杜密等）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羣英之勢力而

以疑留不斷至于殄敗斯亦運之極乎竇武與陳蕃謀誅中官曹節等矯詔將兵誅武等袁紹又說何進誅中官謀泄張讓趙忠等共殺進紹勒兵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雖袁紹龔行茇夷無餘龔與恭同謂恭行天罰也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謂立桓帝也魏武因之遂遷龜鼎龜鼎國之守器以諭帝位也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

逸民傳序論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潁陽謂巢許也武盡美矣終全孤竹

之絜孤竹謂夷齊也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恥之賔屢黜不去其國列女傳柳下惠死其妻誄之曰蒙恥救人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敝兮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史記魯連曰秦即為帝則連蹈東海死耳連說下聊城田單爵之逃隱於海上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彼雖硜硜有類

沽名者然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藴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擕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篡諸本或作慕法言作篡）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羣方咸遂志士懐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

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

帝德稍衰邪嬖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

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絕塵不及同夫作者

列之此篇按漢末魏初之文孔融多奇氣陳思有逸才駸駸乎東京以上典午之世清談始熾陵夷以及六朝南北篇什風雲月露之狀泛流而不可挽人謂六朝無文章信矣然其時郡縣終始以中正品第人物士習不壞於科舉衣冠世族家學薰染詩禮典故討論經籍非如後世之虛辭競舉之故其著述之存於今者猶有彬彬可觀者焉其間如范蔚宗沈約亦復不以人廢聊存一代文體以志其升降云爾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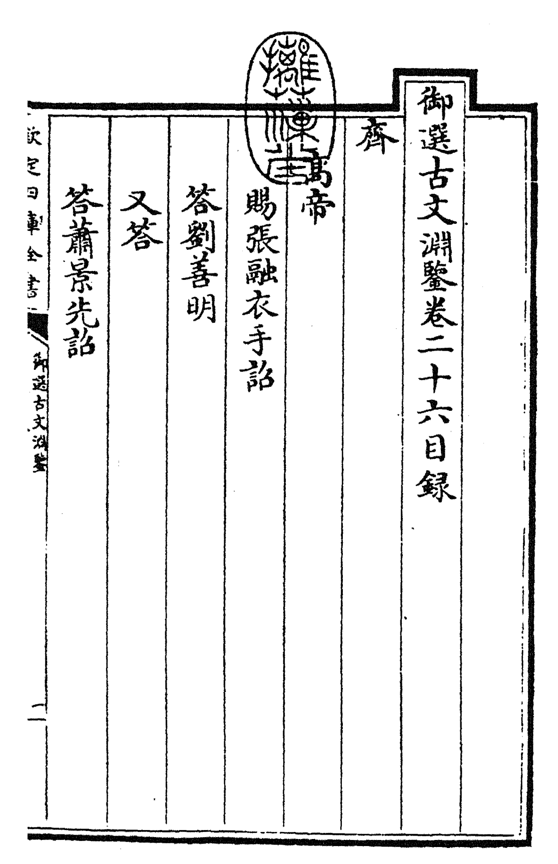
謄録舉人臣吳之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六

詳校官候補道臣郭祚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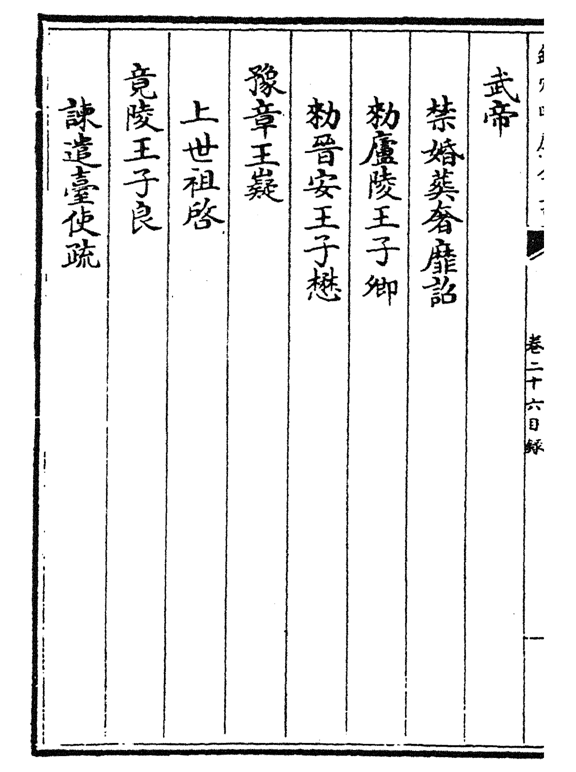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六目録

齊

高帝

賜張融衣手詔
答劉善明
又答
答蕭景先詔



武帝

禁婚葬奢靡詔

勑廬陵王子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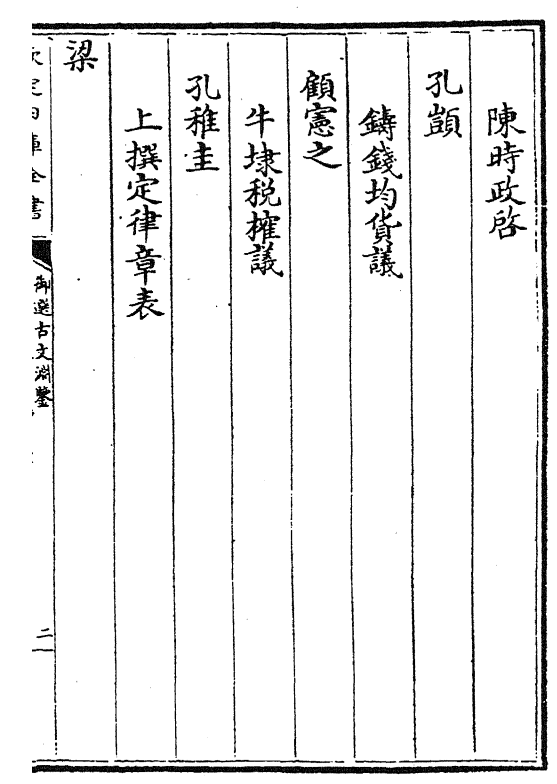
勑晉安王子懋

豫章王嶷

上世祖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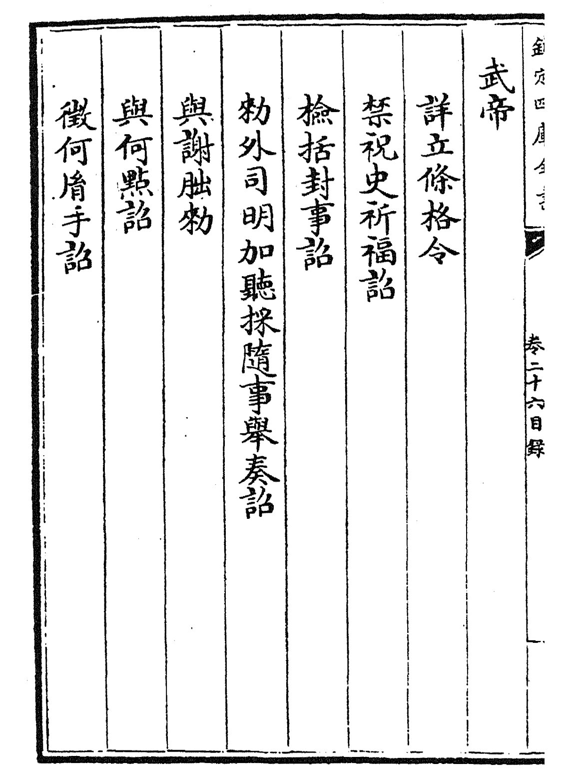
竟陵王子良

諫遣臺使疏



陳時政啓
孔顗
鑄錢均貨議
顧憲之
牛埭税權議
孔稚圭
上撰定律章表

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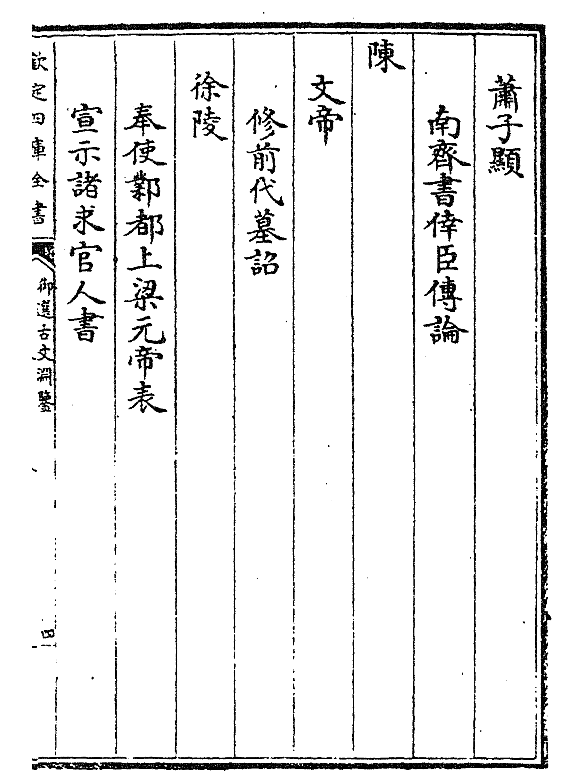


武帝

詳立條格令
禁祝史祈福詔
撿括封事詔
勑外司明加聽採隨事舉奏詔
與謝朏勑
與何點詔
徵何胤手詔

又勑
又勑
輔政上銓序表
簡文帝
請賀琛奉述毛詩義表
答徐摛
邵陵王綸
與湘東王繹書

沈約
宋書良吏傳序
孔羊沈列傳論
恩倖傳論
任昉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為卞彬謝修卞忠貞墓啟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啟



蕭子顯

南齊書倖臣傳論

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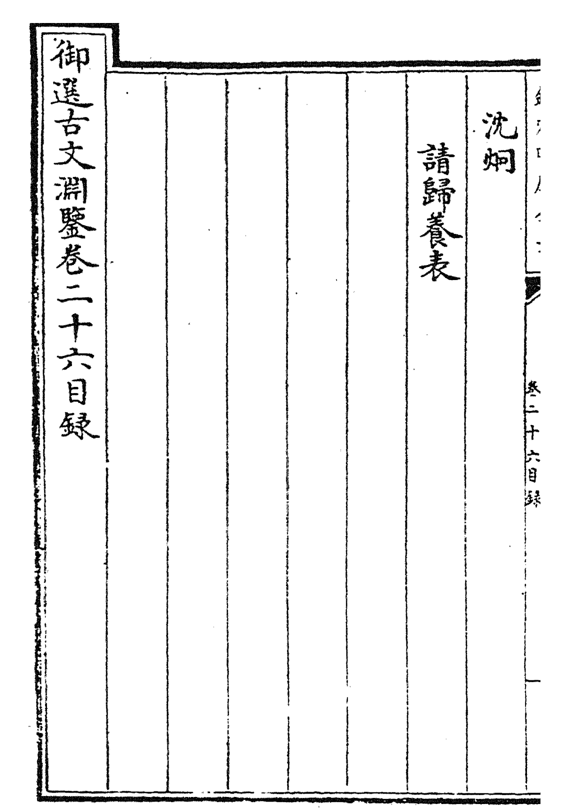
文帝

修前代墓詔

徐陵

奉使鄴都上梁元帝表

宣示諸求官人書



沈炯

請歸養表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六目錄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六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齊

蕭道成仕宋值桂陽王休範反出頓新亭以當其鋒還與袁粲褚淵劉秉更日入直決事號為四貴蒼梧王遇弑道成夜入殿內迎立順帝殺袁粲劉秉遂受宋禪國號齊傳四世自高帝至東昏侯中興二年凡二十四年

高帝諱道成字紹伯姓蕭氏蘭陵人廟號太祖

賜張融衣手詔 融字思光高帝素愛融即位後手詔賜融衣

見卿衣服麤故誠乃素懷有本交爾藍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謂雖故乃勝新也是吾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體并履一量

答劉善明 善明平原人為淮南宣城二郡太守撰賢聖雜語奏之託以諷諫太祖答之

省所獻雜語並列聖之明規衆智之深軌卿能憲章先範纂鏤情識忠款既昭淵識肅著當以周旋無忘聽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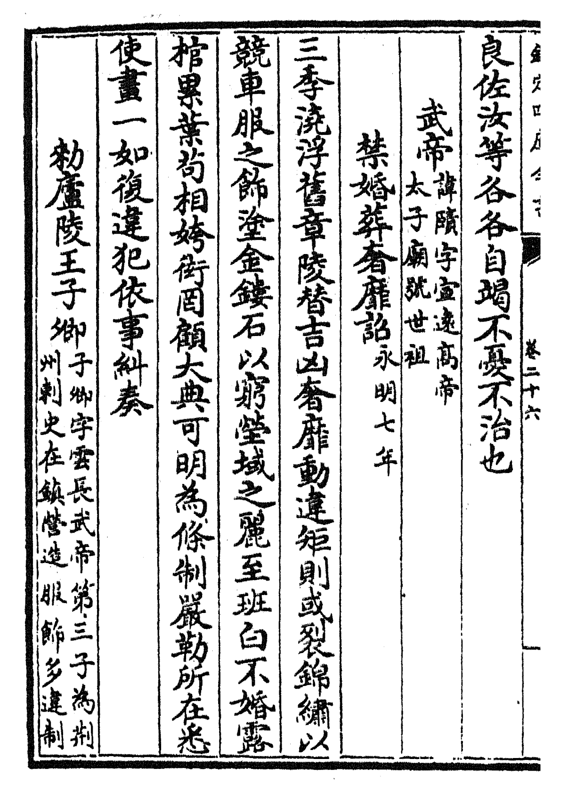
也

又答 善明表請起宣陽門及宣明守宰賞罰立學校制齊禮開賓館以接鄰國帝又答

具卿忠讜之懷夫賞罰以懲守宰飾館以待遐荒皆古之善政吾所宜勉更撰新禮或非易制國學之美已敕公卿宣陽門今敕停寡德多闕思復有聞

答蕭景先詔 景先從帝啓稱上德化之美帝答

風淪俗敗二十餘年以吾當之豈得頓掃幸得數載盡力救蒼生者必有功于萬物也治天下者雖聖人猶須



良佐汝等各各自竭不憂不治也

武帝諱賾字宣遠高帝太子廟號世祖

禁婚葬奢靡詔永明七年

三季澆浮舊章陵替吉凶奢靡動違矩則或裂錦繡以競車服之飾塗金鏤石以窮塋域之麗至斑白不婚露棺累葉苟相姱衒罔顧大典可明為條制嚴勒所在悉使畫一如復違犯依事糾奏

勑廬陵王子卿子卿字雲長武帝第三子為荆州刺史在鎮營造服飾多違制

度帝勑之

吾前後有勑非復一兩過道諸王不得作乖體格服飾汝何意都不憶吾勑邪忽作瑇瑁乘具何意已成不須壞可速送下純銀乘具乃復可爾何以作鐙亦是銀可即壞之忽用金薄裹箭脚何意亦速壞去凡諸服章自今不啓吾知復專輙作者後有所聞當復得痛杖

略

勑晉安王子懋子懋字雲昌武帝第七子永明十一年為雍州刺史帝勑以邉

吾勑荆郢二鎮各作五千人陣本擬應接彼耳賊若送死者更即呼取之已勑子真子懋弟封建安王魚繼宗設公愍至鎮啟公愍可以公愍為城主三千人配之便足汝可好以階級在意勿得人求或超五三階級文章詩筆乃是佳事然世務彌為根本可常憶之汝所啓仗此悉是吾左右御仗也云何得用之品格不可乖吾自當優量覔送

豫章王嶷字宣儼太祖第二子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刺史

上世祖啓　永明四年富陽人唐寓之反嶷上啓

此段小寇出於兇愚天綱弘罩理不足論但聖明御世幸可不爾比藉聲聽皆云有由而然豈得不仰啓所懷少陳心款山海崇深臣獲保安樂公私情願于此可見齊有天下歲月未久澤沾萬民其實未多百姓恃險懷惡者衆陛下曲垂流愛每存優旨但頃小大士庶每以小利奉公不顧所損者大擿籍檢工巧督郵簡小塘藏丁匿口凡諸條制實長怨府此目前交利非天下大計

一室之中尚不可精寓宙之内何可周視公家何嘗不知民多欺巧古今政以不可細碎故不為此實非乖理但識理者百不有一陛下弟兒大臣猶不皆能伏理況復天下悠悠萬品怨積聚黨兇迷相類止於一處何足不除脫復多所便成紜紜久欲上啓閑侍無因謹陳愚管伏願特留神思上答曰欺巧那可容宋世混淆以為是不

竟陵王子良字雲英世祖第二子中書監太傅司徒揚州刺史

諫遣臺使疏宋世元嘉中皆責成郡縣孝武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自

此公從勞擾太祖踐阼子良陳之

前臺使督逋切調恒闐相望於道及臣至郡本傳昇明三年為使持節都督會稽五郡會稽太守亦殊不踈凡此輩使人既非詳慎勤順或貪險崎嶇要求此役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但令朱鼓裁完六朝君臣儀衛中皆有節鼓以朱漆畫之欽槊微具欽即劒也左傳云夬之以欽與槊皆儀仗中物顧盼左右叱咤自專擿宗斷族排輕斥重脅遏津埭恐喝傳郵破岡水逆破岡地名商旅牟引遏令到下先過已船浙江風猛江出歙縣玉山公私畏渡

脫舩在前驅令俱發呵蹴行民固其常理侮折守宰出變無窮既瞻郭望境便飛下嚴符但稱行臺未顯所督先訶彊寺漢以後官署多謂之寺彊寺猶言大吏之署也郄攝羣曹開亭正擒搦同便振荆革荆荆杖革澀也其次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徵村切里俄刻十催四鄉所召莫辯枉直孩老士庶具令付獄或尺布之逋曲以當匹百錢餘稅且增為千或誑應質作尚方晉刑法志凡滅死者輸作尚方寄繫東冶地名萬姓駭迫人不自固遂漂衣敗力競致兼漿值今夕酒諧肉飫即許附申

敕格明日禮輕貨薄便復不入恩科筐貢微闕箠撻肆情風塵毀謗隨忿而發及其犹詠轉積鵝粟漸盈遠則分鶩他境近則託貿吏民反請郡邑助民由緩回刺言臺推信在所如聞頃者令長守牧離此每實非復近歲愚謂凡諸檢課宜停遣使密鐵州郡則指賜勑遥外鎮宰明下條源既各奉别旨人競自罄雖復臺使盈湊會取正屬所通鑑屬所下有一辨字注謂使者雖多亦當取辨於所屬也徒相疑償反更淹懈凡預衣冠荷恩盛世多以闇緩貽譽少為欺猾

入罪若類以宰牧乖政則觸事難委不容課逋上綱偏覺非才但賒促差降各限一期如乃事速應緩自依違糾坐之坐之之科不必須重但令必行則在可肅且兩裝之船充擬千緒三坊寡役呼訂萬計每一事之發彌晨方辦粗計近遠率遣一部職散人領無減二十舟船所資皆復稱是長江萬里費固倍之較畧一年脱得省者息舟優役實為不少兼折姦減竊遠近暫安

陳時政啓　詒折租布二分取錢子良又啓

臣一月入朝六登文陛廣殿稠人裁奉顏色縱有所懷豈敢自達比天眚亟見地孽亟臻民下妖訛好生噂㗭穀價雖和比室饑嗛縑纊雖賤駢門裸質臣一念此每入心骨三吳奥區地惟河輔百度所資罕不自出宜在蠲優使其全富而守宰相繼務在裒剋圍桑品屋以准貲課致令斬樹發瓦以充重賦破民財產要利一時東郡使民年無常限在所相承准令上直每至州臺使命切求懸急應充猥役必由窮困乃有畏失嚴期自殘軀

命亦有斬絶手足以避徭役生育弗起殆為恒事守長不務先富民而惟言益國豈有民貧於下而國富於上耶又泉鑄歲遠類多翦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猶求請無地棰革相驅尋完者為用既不兼兩回復遷貿會非委積徒令小民每嬰困苦且錢帛相半為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輸直進違舊科退容姦利八屬近縣（八屬建康秣陵丹陽溧陽永世湖熟江寧句容）既在京畿發借徵調實煩他邑民特尤貧連年失

稔草衣藿食稍有流亡今農政就興宜蒙賑給若逋課未上許以申原兗豫二藩雖曰舊鎮（南齊西豫州先鎮姑孰後鎮壽春永明初復割揚豫六郡置南豫州鎮歷陽南兗州鎮廣陵北兗州鎮淮陰）往屬兵虞累棄鄉土密邇寇庭下無安志編草結菴不違涼暑扶淮聚洛靡有生向俱稟人靈獨絶温飽而賦斂多少尚均沃實謂凡在荒民應加蠲減又司市之要自昔所難頃來此役不由才舉並倏其重貲許以賈衒前人增估求侠（侠與夾通）後人加稅請代如此輪回終何紀極兼復交關津要

共相脣齒愚野未開必加陵誣罪無大小横没貲載凡求試穀帛類非廉謹未解在事所以開容夫獄訟惟平畫一在制雖恩家得罪必宜申憲鼎姓貽愆最合從網若罰典惟加賤下辟書必蠲世族懼非先王立理之本尚書列曹上應乾象（後漢李固傳云尚書猶天之北斗）如聞命議所出先諮於都（都令史）都既下意然後付郎謹寫關行愚謂郎官尤宜推擇宋運告終戎車屢駕寄名軍牒動竊數等故非分充朝資奉啟積廣越邦寧梁益郡邑（廣越梁益皆遠州）

參差調補實允事機且此徒冗雜罕遵王憲嚴加廉視隨違彈斥一二年間可減大半

孔顗見史劉悛傳未詳字與爵里

鑄錢均貨議宋代太祖輔政有意欲鑄錢以禪讓之際未及施行建元四年奉朝請孔顗上議

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魏文侯臣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甚賤與甚貴其傷一也三吳國之關閫比歲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

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為累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為禍深民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者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為患也自漢鑄五銖錢（武帝元狩五年初鑄五銖錢）至宋文帝歴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錢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元嘉中鑄四銖錢輪郭形製與五銖同百姓無利不盜鑄後徐爰顔竣議減錢式由是屢改致有鵝眼綖環之弊）以為宜開置泉府（太公立九府圜

法泉府其一也方牧貢金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府庫巳實國用有儲乃量奉禄薄賦税則家給民足頃盜鑄新錢者皆效作翦鑿不鑄大錢也宋世錢無輪廓不磨翦鑿者謂之耒子尤輕薄者謂之荇葉盜鑄者欲以僞亂真故效作翦鑿摩澤緇染始皆類故此則竊效古錢者交易之後渝變還新良民弗售緇染不復行矣所鬻賣者皆徒失其物盜鑄者復賤買新錢緇染更用反覆生詐循環起奸此明主尤所宜禁而不可長也若官鑄巳布於民使嚴斷翦鑿此翦鑿則是磨鋊取鋊以俟再鑄小輕破缺無

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為大利貧良之民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

顧憲之 字士思吳郡吳人豫章內史

牛埭稅權議 永明六年憲之為隨王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西陵戍主杜元懿

啓吳興無秋會稽豐登商旅往來倍多常歲西陵牛埭稅官格日三千五百元懿如即所見日可一倍盈縮相兼略計年長百萬浦陽南北津及柳浦四埭乞為官領攝一年格外長四百許萬西陵戍前撿稅無妨戍事餘三埭自舉腹心世祖勑示會稽郡此詎是事宜

可訪察即
啓憲之誠

尋始立牛埭之意（牛埭堰名用牛挽船因曰牛埭○埭徒耐翻）非苟逼僦以納稅也當以風濤迅險人力不捷屢致膠溺濟急利物耳既公私是樂所以輸直無怨京師航渡即其例也而後之監領者不達其本各務已功互生理外或禁遏別道或空稅江行或撲船倍價或力周而猶責凡如此類不經埭煩牛者上詳被報格外十條並蒙停寢從來諠訴始得暫弭案吳興（郡名）頻歲失稔念兹尤饉去乏從豐

良由饑棘棘急同或徵貨貿粒還拯親累或提攜老弱陳力餬口逮司責稅依格弗降舊格新減尚未議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皇慈恤隱振廩蠲調而元懿幸災推利重增困瘼人而不仁古今共疾且比見加格置市者前後相屬非惟新加無贏並皆舊格猶闕愚恐元懿今啓亦當不殊若事不副言懼貽譴詰便百方侵苦為公貿怨元懿稟性苛刻已彰往効任以物上譬以狼將羊其所欲舉腹心亦當虎而冠耳史記王温舒為中尉書云其爪牙吏虎而冠

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言盜公爲損盖微斂民所害乃大也今雍熙在運草木舍澤其非事宜仰如聖旨然掌斯任者雁簡廉平廉則不竊於公平則無害於民矣愚又以便宜者盖謂便於公宜於民也竊見頃之言便宜者非能於民力之外用天分地也率皆即日不宜於民方來不便於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凡如此等誠宜深察山陰一縣課戶二萬其民貲不滿三千者殆將居半刻又刻之猶且三分餘一凡有貲者多是士人

復除其貧極者悉皆露戶役民三五屬官蓋惟分定百端輸調又則常然比衆局檢校首尾尋續橫相質累者亦復不少一人被攝十人相追一緒裁萌千孽互起蠶事弭而農業廢賤取庸而貴舉責應公瞻私日不暇給欲無為非其可得乎死且不憚矧伊刑罰身且不愛何況妻子是以前檢未窮後巧復滋網辟徒峻猶不能悛竊尋民之多偽實由宋季軍旅繁興役賦殷重不堪勤劇倚巧祈優積習生常遂迷忘反四海之大黎庶之衆

心用參差難卒澄一化宜以漸不可疾責誠存不擾藏疾納汙實增崇曠務詳寬簡則稍自歸淳又被簡符前後年月久遠其事不存符旨既嚴不敢闇信縣簡送郡郡簡呈使殊形詭狀千變萬源聞者忽不經懷見者實足傷駭兼親屬里伍流離道路時轉寒涸事方未已其士人婦女彌難厝衷不簡則疑其有巧欲簡復未知所安愚謂此條宜委縣簡保舉其綱領略其毛目囊漏不出貯中庶嬰疾沈痼者重荷生造之恩也又永興諸曁

二縣名離唐寓之寇擾唐寓之反聚衆桐廬破富陽錢塘害東陽太守蕭宗之公私殘燼復特彌甚儻值水旱實不易念俗諺云會稽打鼓送卹吳興步擔令史會稽舊稱沃壤今猶若此吳興本是塉土事在可知因循餘弊誠宜改張訟元懿今啓敢陳管見世祖從之

孔稚圭字德璋會稽山陰人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

上撰定律章表永明七年尚書刪定郎王植撰律章表請付外詳校于是公卿八座參議考正舊注有輕重處竟陵王子良下意多使從輕其中朝議不能斷者制旨平

決九年孔
稚圭上表

臣聞匠萬物者以繩墨為正馭大國者以法理為本是以古之聖王臨朝思理遠防邪萌深杜姦漸莫不資法理以成化明刑賞以樹功者也伏惟陛下躡歷登皇乘圖踐帝天地更築日月再張五禮裂而復縫六樂積而爰緝乃發德音下明詔降恤刑之文申慎罰之典勑臣與公卿八座共刪注律謹奉聖旨諮審司徒臣子良禀受成規創立條緒使兼監臣宋躬兼平臣王植等抄撰

同異定其去取詳議八座裁正大司馬臣嶷豫章王嶷其中洪疑大議衆論相背者聖照玄覽斷自天筆始就成立律文二十卷錄叙一卷凡二十一卷今以奏聞請付外施用宣下四海臣又聞老子仲尼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是則斷獄之職自古所難矣今律文雖定必須用之用失其平不異無律律書精細文約例廣疑似相傾故誤相亂一乖其綱枉濫橫起法吏無解旣多謬僻監司

不習無以相斷則法書徒明於帙裏寃魂猶結於獄中今府州郡縣千有餘獄如令一獄歲枉一人則一年之中枉死千餘人寃毒之死上干和氣聖明所急不可不防致此之由又非但律吏之咎列邑之宰亦亂其經或以軍勲餘力或以勞吏暮齒獷情濁氣忍并生靈昬心狠態呑剝氓物虐理殘其命曲文被其罪寃積之興復緣斯發獄吏雖良不能為用使于公哭于邊城孝婦寃於遐外于定國傳東海有孝婦養姑甚謹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婦殺母具獄上府于公爭之弗能得乃

抱其獄哭於府上　陛下雖欲宥之其已血濺九泉矣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故釋之定國聲光漢臺張釋之于定國俱漢廷尉元常文惠績映魏閣鍾繇字元常高柔字文惠俱魏廷尉今之士子莫肯為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良由空勤永歲不逢一朝之賞積學當年終為閭伍所蚩將恐此書永墜下走之手矣今若弘其爵賞開其勸慕課業宦流班習冑子拔其精究使處内局簡其才良以居外仕方岳咸選其能邑長並擢其術則臯繇之謀指掌可致杜鄭之業鬱焉何遠晉太

傅鄭冲與賈充等定律令成河南尹杜預為之注解既然後姦邪無所逃其刑惡吏不能藏其詐如身手之相驅若絃括之相接矣臣以踈短謬司大理稚圭時為廷尉陛下發自聖衷憂矜刑網御延奉訓遠照民瘼臣謹仰述天官伏奏雲陛所奏繆允者宜寫律上國學置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上過高第即便擢用使處法職以勸士流詔報從納事竟不施行

梁齊東昏侯失道蕭衍奉南康王寶融起兵雍州克定京邑已廢寶融自立國號曰梁傳四世自武帝

至敬帝太平二年凡五十六年

武帝諱衍字叔達南蘭陵人姓蕭氏與齊同祖廟號高祖

詳立條格令齊和帝中興二年令是年四月受禪

夫在上化下草偃風從世之澆淳恒由此作自永元失德永元東昏年號書契未紀窮凶極悖焉可勝言既而璇室外構傾宮內積奇技異服殫所未見上慢下暴淫侈競馳國命朝權政移近習販官鬻爵賄貨公行並甲第康衢漸臺廣室長袖低昂等和戎之賜春秋襄十一年魏絳和諸戎狄晉侯賜以

金石之樂珍羞百品同伐氷之家愚人因之浸以成俗驕豔競爽夸麗相高至乃市井之家貂狐在御工商之子緹繡是襲日入之次夜分未反昧爽之朝朞之清旦聖明肇運聖明和帝寶融也永元三年即皇帝位厲精惟始雖曰纘戎大雅烝民篇纘戎祖考殆同翔華且淫費之後繼以興師鉅橋鹿臺殷本紀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凋罄不一孤忝荷大寵和帝授高祖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務在澄清思所以仰述皇朝大帛之旨左傳衛文公為大帛之冠俯厲微躬鹿裘之義晏子鹿裘以朝解而更張斲雕為

樸自非可以奉粢盛修紱冕習禮樂之容繕甲兵之備此外衆費一皆禁絶御府中署量宜罷省掖庭備御妾之數大享絶鄭衛之音其中有可以率先卿士准的毗庶非食薄衣請自孤始加羣才並軌九官咸事若能人務退食競存約已移風易俗庶期月有成昔毛玠在朝士大夫不敢靡衣偷食魏武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孤雖德謝往賢任重先達實望多士得其此心外可詳為條格

禁祝史祈福詔 天監六年

夫有天下者義非為己凶荒疾厲兵革水火有一于此責歸元首今祝史請禱繼諸不善以朕身當之永使災害不及萬姓俾兹下民稍蒙寧息不得為朕祈福以增其過特班遠邇咸令遵奉

搜括封事詔 大同二年先是尚書右丞江子四等上封事極言政治得失五月癸卯下詔

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所鍾過不能自覺江

子四等封事如上尚書可時加檢括于民有蠲患者便即勒停宜速詳啓勿致淹緩

勅外司明加聽採隨事舉奏詔大同七年

古人云一物失所如納諸隍未是切言也朕寒心消志為日久矣每當食投箸方眠撤枕獨坐懷憂憤慨申旦非為一人萬姓故爾州牧多非良才守宰虎而傳翼楊阜是故憂憤楊阜魏明帝時少府數諫諍賈誼所以流涕至於民閒誅求萬端或供廚帳或供廄庫或遣使命或待賓客皆

無自費取給於民又復多遣遊軍稱為遏防姦盜不止暴掠繁多或求供設或責脚步又行刼縱更相枉逼良人命盡富室財殫此為怨酷非止一事亦頻禁斷猶自未已外司明加聽採隨事舉奏又復公私傳屯邸治爰至僧尼當其地界止應依限守視乃至廣加封固越界分斷水陸採捕及以樵蘇遂致細民措手無所凡自今有越界禁斷者禁斷之身皆以軍法從事若是公家創內止不得輒自立屯與公競作以收私利至百姓樵採

以供烟爨者悉不得禁及以採捕亦勿訶問若不遵承皆以死罪結正

與謝朏勑（朏字敬沖高祖踐阼徵為侍中光祿大夫與勑）

吾以菲德屬當期運鑒與吾賢思隆治道而明不遠燭所蔽者多實寄賢能匡其寡闇嘗謂山林之志上所宜弘激貪厲薄義等為政自居元首臨對百司雖復軌文經武各脩厥職羣才競爽以致和美而鎮風靜俗變教論道自非箕潁高人莫膺兹寄是用虛心側席屬想清

塵不得不屈茲獨往同此濡足便望釋蘿襲袞出野登朝必不以湯有慙德武未盡善不降其身不屈其志使璧帛虛往蒲輪空歸傾首東路望兼立表義軒邈矣古今殊事不獲總駕崆峒依風問道黃帝至崆峒問道于廣成子今便復引領雲臺虛已宣室漢文帝于宣室召見賈誼紆賢之愧載結寤興

與何點詔點字子晳宋泰始末徵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書郎太子中庶子並不應高祖與點有舊及踐阼手詔

昔因多暇得訪逸軌坐修竹臨清池忘今語古何其樂也敕別丘園十有四載人事艱阻亦何可言自應運在天每思相見密邇物色勞甚山阿嚴光排九重踐九等談天人敘古舊有所不臣何傷於高文先以皮弁謁子桓楊彪字文先魏文帝丕字子桓帝以彪故漢太尉賜几杖使着鹿皮冠彪辭讓不聽竟着布單衣皮弁以見伯況以縠綃見文叔後漢書逸民傳周黨字伯況若短布單衣縠皮綃頭待見尚書文叔光武字求之往策不無前例今賜卿鹿皮巾等後數日望能入也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高祖甚悅賦詩置酒恩禮如舊

徵何胤手詔 胤字子季點之弟隱若邪雲門寺永元中徵太常太子詹事並不就世號點為大山胤為小山高祖踐阼詔為特進右光祿大夫

吾猥當期運膺此樂推而顧已蒙蔽昧於治道雖復劬勞日昃思致隆平而先王遺範尚蘊方策自舉之用存乎其人兼以世道澆暮爭詐繁起改俗遷風良有未易自非以儒雅弘朝高尚軌物則汨流所至莫知其限治人之與治身獨善之與兼濟得失去取為用孰多吾雖不學頗好博古尚想高塵每懷擊節今世務紛亂憂責

是當不得不屈道巖阿共成世美必望深達往懷不吝濡足今遣領軍司馬王果宣旨諭意遲面在近（脩曰吾年已五十七何容得有宦情）

又勑（果還以脩意奏聞有勑給白衣尚書祿脩固辭又勑山陰庫錢月給五萬脩又不受乃勑脩）

頃者學業淪廢儒術將盡閭閻搢紳鄙聞好事吾每思弘奬其風未移當扆興言爲歎本欲屈卿暫出開導後生既屬廢業此懷未遂延佇之勞載盈夢想理舟虛席

須俟來秋所望惠然申其宿抱耳御門徒中經明行修厥數有幾且欲瞻彼堂堂寘此周行便可具以名聞副其勞望

又勑

比歲學者殊為寡少良由無復聚徒故明經斯廢每一念此為之慨然御居儒宗加以德素當勑後進有意向者即御受業想深思誨誘使斯文載興于是遣何子朗孔壽等六人于東山受學

表

輔政上銓序表齊中興二年詔梁國初建宜須綜理可依舊選諸要職高祖上

臣聞以言取士士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所謂才生于代窮達惟時而風流遂往馳騖成俗媒孽夸衒利盡錐刀遂使官人之門肩摩轂擊豈直暴盖露冠不避寒暑遂乃戢屨杖策風雨必至良由鄉舉里選不師古始稱肉度骨楚辭今之賤士也趙文子薦相者舉肥遺之管庫管庫之士七十人加以山河梁畢闕與徵之恩金張許史忘舊業之替吁可

傷哉且夫譜諜訛誤詐偽多緒人物雅俗莫肯留心是以冒襲良家即成冠族妄脩邊幅便為雅士負俗深累遽遭寵擢墓木已拱方被徽榮故前代選官皆立選簿應在貫魚自有銓次胄籍升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懷抱或得之餘論故得簡通賔客無事掃門頃代陵夷九流乖失其有勇退忘進懷質抱貞者選部或以未經朝謁難于進用或有晦善藏聲自埋衡蓽又以名不素著絕其階緒必須畫刺投狀然後彈冠則是驅迫廉撝獎成

澆競愚謂自今選曹宜精隱括依舊立簿使冠屣無爽名實不違庶人識崖涘造請自息且閫中間立拾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過立試吏求之愚懷抑有未達何者設官分職惟才是務若八元五年居皁隸而見抑四凶弱冠處鼎族而宜甄是則世祿之家無意為善布衣之士肆心為惡豈所以弘獎風流希向後進此實巨蠹尤宜刊革不然將使周人有路傍之泣論衡曰昔周人有仕不遇年老

髮白涕泣于途者或問何為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晉臣興漁獵之

歎晉臣雍季曰竭澤而漁明年無魚焚藪而田明年無獸詐偽之道今雖偷可後將無復　且俗長浮競人寡退情若限歲登朝必增年就宦故貌實昏童籍已踰立滓穢名教于斯為甚臣總司内外憂責是任朝政得失義不容隱伏願陛下垂聖淑之姿降聽覽之末則彞倫自穆憲章惟允詔依高祖表施行

簡文帝諱綱字世纘昭明太子母弟封晉安王大通三年昭明太子薨立為皇太子

請賀琛奉述毛詩義表

臣聞樂由陽來性情之本詩以言志政教之基故能使

天地咸亨人倫敦序故東魯夢周窮茲删採西河紹魏著彼纘述叶星辰而建詩觀斗儀而命禮以為陳徐陳俠徐敖雅頌膏肓匪一燕韓韓嬰燕人篇什痼疾多端北海鄭君鄭康成徒逢箋釋南郡太守馬融空為異序庶令中和永播碩學知宗大胥負師國子咸紹孝敬之德化洽天下多識之風道行比屋

答徐摛摛守士秀東海郯人太宗初為太子轉家令兼掌管記後除太子左衛率

山濤有言東宮養德而已但今與古殊時有監撫之務

竟不能黜邪進善少助國章獻可替不仰裨聖政以此慙惶無忘夕惕驅馳五嶺在戎十年險阻艱難備更之矣觀夫全軀具臣刀筆小吏未嘗識山川之形勢介胄之勤勞細民之疾苦風俗之嗜好高閣之間可來高門之地徒重王餞羅前黄金在握涩訾栗斯容與自意亦復言羲軒以來一人而已使人見此良足長嘆

邵陵王綸字世調高祖第六子司空都督中外諸軍事

與湘東王繹書時元帝圍河東王譽于長沙既久内外斷絶綸聞其急欲往救

之為軍糧不能繼遂止乃與書

伏以先朝聖德孝治天下九親雍睦四表無怨誠為國政實亦家風惟余與爾同奉神訓宜敦旨喻共承無攺且道之斯美以和為貴況天時地利不及人和豈可手足肱支自相屠害日者閒釁專情先訓以幼陵長世祖遣使至釁所督其糧衆釁不從湘峽之內遂至交鋒方等身遇亂兵斃於行陣世祖遣世子方等征釁至麻溪敗死殞于吳局地名方此非究閒閱號恒惟增摧憤念以兼悼當何可稱吾在州所居逕隔太實

元年綸至郢州南平王恪上綸為都督雖知其狀未喻所然及届此藩備加覼訪咸云譽應接多替兵糧閉壅弟教亦不悛故興師以伐譽未識大體意斷所行雖存急難豈知竊恩不能禮爭復以兵來蕭墻興變體親成敵一朝至此能不嗚呼既有書問雲雨傳流噂喈其間委悉無因詳究方今社稷危恥創巨痛深人非禽蟲在知君父即日大敵猶強天讐未雪余爾昆季在外三人如不匡難安用臣子惟應剖心嘗膽泣血枕戈感誓蒼穹憑靈宗祀晝謀

夕計共思康復至於其餘小忿或宜寬貸誠復子憾須史將奈國寃未逞正當輕重相推大小易奪遣無益之情割下流之悼弘豁以理通識勉之令已喪鍾山復誅猶子（譽昭明太子統之子于世祖為猶子）將非揚湯止沸吞氷療寒若以譽之無道近遠同疾弟復効尤攸非獨罪幸寬於衆議忍以事寧如使外寇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未或弗亡夫征戰之理義在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景高擬將

歎死降梁已復叛梁陷臺城移屯西洲所以未窺江外者正為藩屏盤固宗鎮強密若自相魚肉是為代景行師景便不勞兵力坐致成効醜徒聞此何快如之又莊鐵小豎作亂久挾觀寧懷安二侯以為名號尋陽王大心以莊鐵為豫章內史鐵至郡即叛推觀寧侯永為王當陽有事充掣殊廢備境尋陽王大心初封當陽公莊鐵反大心令中兵參軍韋約擊之鐵夜襲破約營第聞征伐復致分兵便是自於瓜州洲名至于湘雍莫非戰地悉以勞師侯景卒承虛藉疊浮江豕突豈不表裏成虞首尾難救可為寒心其事已切弟

若苦陷洞庭湖名即禹貢九江兵戈不戢雍州疑廹何以自安譽弟詧為雍州刺史必引進魏軍以求形援後詧果引魏師陷江陵侯景事等内癰西秦外同瘤腫直置關中已為咽氣況復貪狼難測勢必侵吞弟若不安家國去矣吾非有深鑒獨能弘理正是採藉風謡博豀物論咸以為疑皆欲解體故耳自我國五十許年恩格玄穹德彌赤縣雖有逆難未亂邕熙溥天率土忠臣憤慨比屋罹禍忠義奮發無不抱甲負戈衝冠裂眥咸欲剸刃於侯景腹中所須兵主

唱耳今人皆樂死赴者如流弟英略振遠雄霸當代惟德惟藝資文資武拯溺濟難朝野咸屬一匡九合非弟而誰豈得自違物望致招羣讟其間患難具如所陳斯理皎然無勞請箸驗之以實寧須確引吾所以間關險道出自東川太清二年綸入赴援直指鍾山敗還京口三年入援臺城陷奔禹穴大寶元年至郢州政謂上游諸藩必連師狎至庶以殘命預在行間及到九江安北兄遂泝流更上鄱陽王範為安北將軍合州刺史京城不守範棄合肥泝流西上全由饑饋懸斷卒食半菽阻以菜色無因進取

範至湓城商旅不通數萬之衆皆無復食人多饑死侯景方延假息復綏誅刑倍增號憤啟處無地計瀟湘穀粟猶當紅委若阻弟嚴兵惟事交切至於運轉恐無暇發遣即日萬心慊望惟在民天若遂等西河時事殆矣必希令弟豁照茲途解汨川之圍汨川即汨羅江在長沙存社稷之計使其運輸糧儲應贍軍旅庶并力一舉指日寧泰宗廟重安天下清復推弟之功豈非幸甚吾才懦兵寡安能為役所寄令弟庶得申情朝聞夕死萬殞何恨聊陳聞見幸無恠馬臨紙號

迷諸失次緒世祖復書陳河東有罪不可解圍之狀綸省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于斯左右聞之莫不掩泣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特進光禄侍中少傅建昌縣侯

宋書良吏傳序

高祖起自匹庶知民事艱難及登庸作宰留心吏職而王略外舉未遑內務奉師之費日耗千金播茲寬簡雖所未暇而絀華屏欲以儉抑身武帝紀上清簡寡欲未常視珠玉輿馬之飾後庭無紈綺絲竹之音左右無幸謁之私閨門無文綺之飾故能戎

車歲駕邦甸不擾太祖幼而寬仁入纂大業及難興陜方六戎薄伐文帝元嘉三年遣中領軍到彥之征北將軍檀道濟討荊州刺史謝晦命將動師經略司兖七年遣右將軍到彥之征南大將軍檀道濟北伐魏費由府實役不及民自此區寓宴安方內無事三十年閒民庶蕃息奉上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守宰之職以六期為斷雖沒世不徙未及曩時而民有所係吏無苟得家給人足即事雖難轉死溝渠于時可免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歌謠舞蹈觸處成羣蓋宋世之極盛也暨

元嘉二十七年北狄南侵魏寇汝南諸郡遣寧朔將軍王玄謨攻滑臺不克魏主率兵至瓜步戎役大起傾資掃蓄猶有未供于是深賦厚斂天下騷動自茲至于孝建世祖孝武帝年號兵連不息以區區之江東地方不至數千里戶不盈百萬薦之以師旅因之以凶荒宋氏之盛自此衰矣晉世諸帝多處內房朝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清暑方構晉孝武太元二十一年造清暑殿高祖受命無所改作所居惟稱西殿不制嘉名太祖因之亦有合殿之稱及世祖承統制度奢廣犬馬餘

菽粟土木衣綈繡追陋前規更造正光玉燭紫極諸殿雕欒綺節珠窻網戶嬖女幸臣賜傾府藏竭四海不供其欲殫民命未快其心太宗明帝繼祚彌篤浮侈恩不恤下以至横流莅民之官遷變歲屬竈不得黔席不暇暖蒲密之化子路治蒲卓茂治密事未易階豈徒吏不及古民偽于昔蓋由為上所擾致治莫從今採其風迹粗著者以為良吏篇云

孔羊沈列傳論

史臣曰江南之為國盛矣雖南包象浦（水經注昔馬文淵積石為塘達於象浦建金標為南極之界）西括邛山（漢書地理志蜀郡臨邛縣注應劭曰邛水出嚴道邛來山）至於外奉貢賦內充府實止於荆揚二州自漢氏以來民戶彫耗荆楚四戰之地五達之郊井邑殘亡萬不餘一也自元熙十一年馬休之外奔（元熙當作義熙晉書安帝義熙十一年春正月荆州刺史司馬休之舉兵貳於劉裕裕帥師討之三月戰於江津休之敗奔襄陽五月休之出奔於姚泓）至於元嘉末（元嘉宋文帝年號）三十有九載兵車勿用民不外勞役寬務簡氓庶繁息至餘糧栖畝戶不夜扃蓋東西

之極盛也既揚部分析境極江南考之漢域惟丹陽會稽而已漢書地理志云丹陽郡故鄣郡也武帝元封二年更名為丹陽屬揚州會稽郡秦置景帝四年屬揚州自晉氏遷流迄於太元之世太元晉孝武帝年號百許年中無風塵之警區域之内宴如也及孫恩寇亂孫恩之亂事在晉安帝隆安中元興元年臨海太守辛景擊破之恩赴海死殲亡事極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大明宋孝武帝年號年踰六紀民戶繁育將曩時一矣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饑會土帶海傍湖良疇亦數十萬頃膏腴上地畝直一金鄠杜之間漢書顏師

古注曰鄠屬扶風杜屬京兆○鄠音扈不能比也荆域跨南楚之富揚部有全吳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仞八方絲綿布帛之饒覆衣天下而田家作苦役難利薄亘歲從務無或一日非農而經稅橫賦之資養生送死之具莫不咸出於此穰歲糶賤糶賤則稼苦饑年糴貴糴貴則商倍常平之議行於漢世元嘉十二年東土潦浸宋書文帝元嘉十二年六月丹陽淮南吳興義興大水京邑乘船民命棘矣太祖省費減用開倉廩以振之病而不凶蓋此力也大明之末積旱成災雖敝同往

困而救非昔主所以病末半古死巳倍之并命比室口減過半若常平之計漢宣帝紀五鳳四年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以給北邊應劭曰壽昌奏令邊郡穀賤時增價而糴穀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興於中年遂切扶患或不至是若籠以平價則官民優議屈當時蓋由於此

恩倖傳論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屠釣卑事也版築賤役也太公起為周師傅説去為殷相呂望初屠牛于朝歌市後釣魚于渭濱傅説代胥靡刑人版築于傅巖之野非論公侯

之世鼎食之資明緻幽仄唯才是與逮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黄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胡廣字伯始少孤貧親執家苦後為僕射司空黄憲字叔度世貧賤父為牛醫天下號曰徵君且任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金日磾張安世子孫累世貴寵珥侍中貂七葉自武帝至平帝也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東方朔為黄門侍郎執戟殿下朔傳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此云黄門侍郎誤郡縣掾史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非若晚代分為二塗者也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

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左傳輿臣隷僕臣臺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

堦闥之任宜有司存旣而恩以倖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泰始宋明帝年號）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徧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輳同歸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晏子謂人隱在君側猶社鼠不薰也戰國策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天帝命我長百獸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畏我虎不知百獸之畏已而走也以為畏狐也）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

未之或悟抉朋樹黨政以賄成鐵鉞瘡痏構於牀第之曲（第側里切）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南金北毳來悉方艚素纖丹珀至皆兼兩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比（漢許皇后史良娣家勢傾天下晉王愷石崇富擬王者按文選作王石宋書作王庾謂王導庾亮子弟恩寵特盛當從宋書）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倖之徒慴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剿民忘宋德雖非一途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今采其名列

以為恩倖篇云

任昉 字彥昇樂安博昌人寧朔將軍新安太守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天監武帝年號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 樊鄧地名商郊紂都也齊東昏侯無道比之于紂 因藉時來乘此歷運當扆永念猶懷慙德 天子當扆而立扆屛風也 何者百王之敝齊季斯甚衣冠禮樂掃地無餘斵雕刓方經綸草昧 漢書漢興破觚而為圜斵雕而為樸去角之謂刓 捄三王之禮冠履麄分因六代之樂宮判始辨 周禮曰王宮懸諸侯軒懸卿大夫判懸士

特懸而百度草創倉廩未實若終畝不稅則國用靡資國語王耕三推之庶人終千畝百姓不足則惻隱深慮每時入芻稾歲課田租漢舊儀曰民田租芻稾以給經用愀然疚懷如憐赤子今欲使朕無滿堂之念滿堂飲酒有一人向隅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故曰滿堂之念民有家給之饒漸登九年之蓄稍去關市之賦子大夫當此三道利用賔王斯理何從佇聞良說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閉戶自精開卷獨得九流七略頗常觀覽六藝百家庶非墻面漢書曰九流有儒家流道家流陰陽家流

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從横家流雜家流農家流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數術略有方技略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百家謂諸子凡有一百八十九家言百舉其大數雖一日萬幾早朝晏罷聽覽之暇三餘靡失三餘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上之化下草偃風從惟此虛寡弗能動俗昔紫衣賤服猶化齊風韓子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公患之謂左右曰甚惡紫臭于是郎中莫衣紫三日境內皆莫衣紫也長纓鄙好且變鄒俗韓子鄒君好長纓左右皆服長纓鄒君患之因先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雖德慙往賢業優前事且夫縉紳道行祿利然也朕傾心駿

骨非懼真龍葉公好龍室屋雕文畫以龍于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于牖拖尾于堂葉公見之棄而退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真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輜緇軿薄丁反青紫如拾地芥而惰游廢業十室而九鳴鳥蔑聞子衿不作輜軿車也青紫貴位之服言貴位之服如車載之多取之易如拾地草鳴鳥鳳也子衿學校也弘奬之路斯既然矣猶其寂寞應有良規寂寞言未見功効也問朕五諫鼓設謗木於茲三年矣比雖輜輧闕下多非政要日伏青蒲罕能切直輜輧如衆輻之集于轂也青蒲天子內庭也以青色規地諫者伏其上將齊季多諱風流遂往將謂朕空然慕古虛受

弗弘然自君臨萬寓介在民上何嘗以一言失旨轉徙朔方後漢蔡邕上疏髡鉗徙朔方睚眦有違論輸左校後漢書李膺坐論輸左校而使直臣杜口忠讜路絶將恐弘長之道別有未周悉意以陳極言無隱

為卞彬謝修卞忠貞墓啓晉尚書令建興縣公卞壼死蘇峻之難二子眕盱同時見害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謚忠貞彬字士蔚官至綏建太守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勅當脩理臣亡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壼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

所昧忠構身危孝積家禍忠謂壼孝謂眕盱名教同悲隱淪惆悵兩年世貿遷孤裔淪塞遂使碑表蕪滅丘樹荒毀狐兎成穴童牧哀歌感慨自哀日月纏迫陛下弘宣教義非求效於方今壼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左傳死王事加二等樵蘇之刑遠流於皇代臣亦何人敢謝斯幸不任悲荷之至謹奉啓以聞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昉為司徒竟陵王記室參軍以父憂去職居喪盡禮續遭母憂廬于墓側哭泣之地草為不生齊明帝為太傅起為建武將軍驃騎記室

再三固辭

昉啓近啓歸訴庶諒窮款奉被還旨未垂哀察悼心失圖泣血待旦昉於品庶示均鎔造干禄祈榮更為自拔虧教廢禮豈闕視聽所不忍言具陳茲啓昉往從末宦禄不代耕饑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膝下之歡巳同過隙几筵之慕幾何可憑且奠酹不親如在安寄晨暮寂寥閴若無主所守既無別理窮咽豈及多喻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若霈然降臨賜寢嚴命是知

孝治所被爰至無心 阿谷之女謂子貢曰吾鄙野之人僻陋無心 錫類所及匪徒教義 詩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不任崩迫之情謹以啓事陳聞

明帝見其辭切亦不能奪

蕭子顯 字景陽蘭陵人齊豫章王嶷第八子也七歲封寧都縣侯以王子例拜給事中累官吏部尚書侍中出為仁威將軍吳興太守

南齊書倖臣傳論

史臣曰中世以來宰御天下萬機碎密不關外司尚書八座五曹 晉書蔡謨為尚書上疏讓曰八座之任非賢莫居續漢志尚書凡六曹侍郎三十六人一

曹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草各有恒任係以九卿六府事存副職咸皆冠冕縉紳任疎人貴伏奏之務既寢趨走之勞亦息闗宣所寄屬當有歸通驛內外切自音旨若夫瓌纓斂笏俯仰晨昏瞻幄座而竦躬陪蘭檻而高盼探求恩色習覩威顏遷蘭變鮑家語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彌信因城社之固執開壅之機長主君世振裘持領賞罰事殷能不踰漏宮省咳唾義必先知故能窺盈縮於望景獲驪珠於龍睡坐歸聲勢臥震都鄙賄賂日積苞苴

歲通富擬公侯威行州郡制局小司專典兵力雲陛天居亘設蘭錡張衡西京賦武庫禁兵記在蘭錡注兵架也羽林精卒鄭氏通志漢武帝置羽林騎師古曰如羽之疾如林之多重屯廣衛至於元戎啓轍式侯還麾西京雜記漢朝輿駕式道候六遮迾清道神行宗鑾督察來往馳騖輦轂驅役分部親承几案領護所攝示總成規若徵兵動衆大興民役行留之儀請託在手斷割牢稟賣弄文符捕叛追亡長戍遠謫軍有千齡之壽室無百年之兒害政傷民於此為蠧況乎主幼時昏其為讒慝亦何可

勝紀也

陳
侯景陷臺城梁元帝遣王僧辯與陳霸先共平侯景元帝遇害霸先與僧辯共立敬帝貞陽侯淵明自齊入僧辯納之霸先襲殺僧辯已廢帝自立國號曰陳傳五世自武帝至後主禎明三年凡三十三年

文帝諱蒨字子華武帝兄始興昭烈王子初封臨川王武帝崩入纂大統

脩前代墓詔天嘉六年

梁室多故禍亂相尋兵甲紛紜十年不解不逞之徒虐流生氣無賴之屬暴及徂魂江左肇基王者攸宅金行

水位之主木運火德之君時更四代歲逾二百若其經綸王業縉紳民望忠臣孝子何世無才而零落丘山變移陵谷咸皆剪伐莫不侵殘玉盃得於民間漢武故事鄠縣有人貨玉盃推問乃茂陵中物也漆簡傳於世載晉太康元年盜發魏襄王冢得漆書蝌蚪文字無復五株之樹罕見千年之表燕昭墓前華表千年自大祚光啓恭惟揖讓爰曁朕躬聿修祖武雖復旂旗服色猶行杞宋之邦車駕巡游眇瞻河雒之路故喬山之祀黃帝葬喬山蘋藻弗虧驪山之墳始皇葬驪山松栢恒守唯咸藩舊壠士

子故塋掩殣未周樵牧猶衆或親屬流隸負土無期子孫寘滅手植何寄漢高留連於無忌（高祖為魏公子無忌置守冢五家）宋祖惆悵於子房（宋武帝下教修張良廟）丘墓生哀性靈共惻者也朕所以興言永日思慰幽泉維前代王侯自古忠烈墳冢被發絶無後者可檢行修治墓中樹木勿得樵採庶幽顯咸暢稱朕意焉

徐陵（字孝穆東海郯人侍中安右將軍中書監太子詹事建昌縣開國侯）

奉使鄴都上梁元帝表（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魏）

臣聞封唐有聖還承帝嚳之家堯帝嚳子初封唐侯居代惟賢終纂高皇之祚漢文帝初封代王無為稱於革舃漢文帝足履革舃至治表於垂衣而撥亂反正非聞前古至如金行重作源出東莞晉瑯琊王伷宣帝子初封東莞郡王元帝伷子覲之子炎運猶昌枝分南頓光武父為南頓令豈得掩顯姓於軒轅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非才子於顓頊左傳顓頊氏有不才子莫不因時多難俱繼神宗者也伏惟陛下出震等於勛華嗚讓同於旦奭握圖執鉞將在御天玉勝珠衡先彰元后路史神農氏戴玉理注玉理一作玉

勝孝經援神契黃帝日角而連珠衡神祇所命非惟太室之祥左傳楚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所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乃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齋而入拜圖牒斯歸何止堯門之瑞鈎弋任身十四月生昭帝命其門曰堯母門畫周公負成王圖賜霍光令立之若夫大孝聖人之心中庸君子之德固以作訓生民貽風多士一日二日研覽萬幾允文允武包羅羣藝擬茲三大老子域中有四大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實是四門歷試諸難咸熙庶績斯無得而稱也自無妄為象謂侯景鍾禍上京梟獍虔劉宗社蕩墜嶙頭鐵額蚩尤兄弟銅頭鐵額興暴皇年封豨修虵行

災中國靈心所宅下武其興望紫極而長號瞻丹陵而殞慟家寃將報天賜黃鳥之旗（任昉宣德太后令白羽一麾黃鳥底定黃鳥地名）國害宜誅神奉玄狐之籙（黃帝伐蚩尤夢西王母遣道人衣玄狐裘以符授之）殛李軼於河津（李軼搆殺光武兄縯光武設反間于朱鮪刺殺之）征陶謙於海岱（陶謙害魏武父嵩魏武既破呂布將移兵誅之會謙病死）滕公擁樹雄氣方嚴（漢王兵敗欲棄孝惠魯元滕公常收載之面擁樹乃馳）張繡交兵風神彌勇（建安三年曹操破張繡）忠誠貫於日月孝義感於氷霜如霆如雷非貔非虎前驅効命元惡斯殲（大寶三年王僧辯等平侯景傳首江陵）既挂膽於

西州姜維死時剖腊如斗大 方熾臍於東市董卓死暴尸於市守尸吏以火炷致卓臍中以為燈 蚩尤三冢黄帝禽殺蚩尤于涿鹿之野冢在壽張縣闞鄉城中 寧謂嚴誅王莽千剸非云明罰莽傳軍人分裂莽身支節肌骨臠分 青羌赤狄同畀豺狼胡服夷言咸為京觀左傳潘黨曰君盍收晉尸以為京觀 邦畿濟濟還見隆平宗祀愔愔方承多福自氤氳渾沌之世驪連栗陸之君卦起龍圖文因鳥跡雲師火帝非無戰陣之風堯誓湯征咸用干戈之道星躔東井時破崤潼漢王入關五星聚于東井 雷震南陽初平尋邑光武起南陽破莽將王尋王邑 未有援三靈

之巳墜救四海之羣飛赫赫明明龔行天罰如當今之盛者也於是卿雲似蓋晨映姚鄉（孝經援神契舜生於姚墟）甘露如珠朝垂原寢（永平十七年甘露降於原陵樹）芝房感德咸出銅池（漢武帝元封二年甘泉宮產芝因作芝房歌）蓂莢伺辰無勞銀箭（堯時生蓂莢按朔望開落）重以東漸玄莬（郡名）西踰白狼（西南夷國名）高柳生風扶桑銜日（高柳邊邑名淮南子曰出於暘谷拂於扶桑）莫不編名屬國歸貢鴻臚荒服來賓遐邇同福其文昭武穆跗蕚也如彼天平地成功業也如此久應旁求掌故諮詢天官斟酌繁昌（魏文帝受禪于

繁昌經營高邑光武即位於鄗改為高邑宗王啓霸非勞陽武之侯漢宣入繼昭帝先封陽武侯清蹕無虞何事長安之邸文帝自代入舍長安代邸正應揚龍旂以饗帝仰鳳扆以承天歷數在躬疇咨為讓去月二十日兼散騎常侍柳暉等至鄴伏承聖旨謙冲為而弗宰或云洛陽未復函谷無泥隗囂傳王元請以一丸泥東封函谷旋駕金陵方膺天睠愚謂大庭少昊非有定居漢祖殷宗皆無恒宅登封岱嶽猶署明堂漢武帝作明堂於泰山下巡狩章陵時行司隸桓帝幸南陽孫騰請以荆州比司隸建武六年改舂陵為章陵縣何必西

瞻虎踞（金陵龍蟠虎踞帝王之都）乃建王宮南望牛頭（山名）方稱天闕抑又聞之玄圭既錫蒼玉無陳乃棫樸之愆期非包茅之不貢雲和之瑟久廢甘泉孤竹之管無聞方澤（周禮大司樂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豈不懼歟伏願陛下因百姓之心拯萬邦之命豈可逡巡固讓方求石戶之農（列子堯讓天下于石戶之農）高謝君臨徒引箕山之客（謂許由）未知上德之不德惟見聖人之不仁率土翹瞻蒼生何望昔蘇季張儀違鄉負俗尚復招三方以事趙請六國以尊秦況

臣等顯奉皇華親承朝命珪璋特達出禮記謂朝聘但以圭璋為瑞無幣帛也通聘河陽貂珥雍容尋盟漳水蘇秦約六國盟于漳水之上加宰貶館隨世汙隆瞻望鄉關誠均休戚但輕生不造命與時乖忝一介之行人同三危之遠擯承聞内殿事絕耿弇之恩光武居邯鄲宫晝卧耿弇請間言不可罷兵光武大悦封奏邊城私等劉琨之哭劉琨為并州刺史上表勸進元帝不勝區區之志謹拜表以聞

宣示諸求官人書天康元年遷吏部尚書陵以梁末選授多失其所於是提舉綱維綜核名實時有冐進求官諠競不已者陵乃為書宣示

自古吏部尚書者品藻人倫簡其才能尋其門胄逐其大小量其官爵梁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太尉僧辯接荆州之禍敗爾時喪亂無復典章故使官方窮此紛雜永定之時陳高祖年號聖朝草創干戈未息亦無條序府庫空虛賞賜懸之白銀難得黄札易營權以官階代於錢絹義存撫接無計多少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叅軍市中無數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

大屈未喻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异亦為卿相此不踰其本分邪此是天子所拔非關選序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悌宋文帝亦云人世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輙憶羊玄保此則清階顯職不由選也秦有車府令趙高直至丞相漢有高廟令田千秋亦為丞相此復可為例邪既忝衡流應須粉墨所望諸賢深明鄙意自是人心服焉時論比之毛玠。按文章之變質文遞換日趨煩縟馬揚開其源班蔡決其波浸淫至於徐庚可云極其變而無以加矣然猶派衍有唐之世王駱燕許無非駢偶直至中葉韓柳諸公始討

論六經舊文去其綺靡其返而之於質也不亦難哉姚思廉陳書稱徐陵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後人尚以為篤論而令狐德棻作史直斥庾信淫放輕險為詞賦之罪人不知徐庾之文窮形寫態亦一時絶調風會實然德棻之言過矣今於徐庾騈體多從别録特存一二首於此集以明文體之遷變有源有流非偶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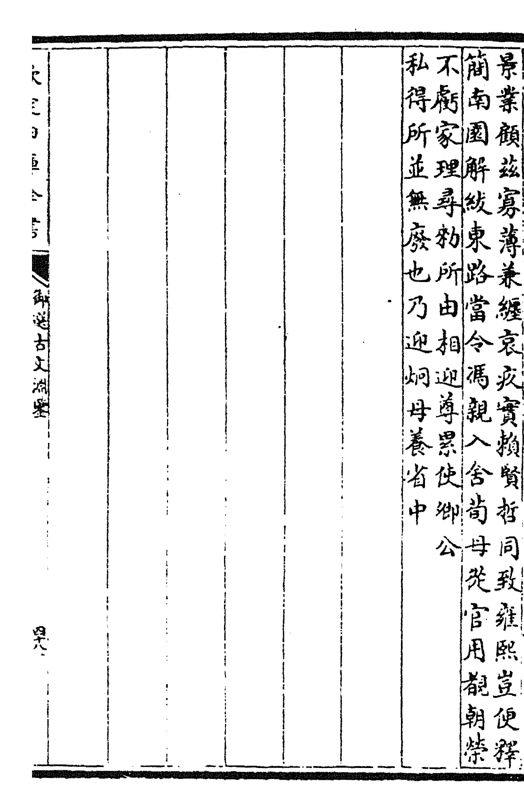
沈炯 字初明吳興武康人梁御史中丞原鄉侯入陳加通直散騎常侍

請歸養表 高祖受禪炯以母老表請歸養詔不許文帝嗣位又表

臣嬰生不幸弱冠而孤母子零丁兄弟相長誰身為養仕不擇官宦成梁朝命存亂世冒危履險自死輕生妻息誅夷昆季冥滅餘臣母子得逢興運 侯景東奔至吳郡獲炯妻虞氏

子行蔄並殺之炯弟
擕其母逃而獲免　臣母妾劉今年八十有一臣叔母
妾丘七十有五臣門弟姪故自無人妾丘兒孫又久亡
泯兩家侍養惟臣一人前帝知臣之孤煢養臣以州里
不欲使頓居草萊又復矜臣温凊所以一年之内再三
休沐臣之屢披丹欵頻冐宸鑒非敢苟違朝廷遠離輦
轂一者以年將六十湯火居心每覧讀家書前懼後喜
温枕扇席無復成童二者職居彝憲邦之司直若自虧
身體何問國章前德綢繆始許哀放謂高祖　内侍近臣多

悉此旨正以選賢與能廣求明哲趍赴荏苒未始取才而上玄降戾奄至今日德音在耳墳土遽乾悠悠昊天哀此罔極兼臣私心煎切彌迫近時悽悽之祈轉忘塵觸伏惟陛下睿哲聰明嗣興下武刑於四海弘此孝治寸管求天仰歸惟扆有感必應實望聖明特乞需然申其私禮則王者之德覃及無方矧彼翔泳孰非涵養詔答曰省表具懷御轡馳咸雜情深究沛日者理切倚門言歸巽域復牽時役遂乖侍養雖周生之思每欲棄官戴禮垂文得遺從政前朝光宅四海劬勞萬機以御才為獨步職居專席方深委任屢屈情理朕嗣奉洪基思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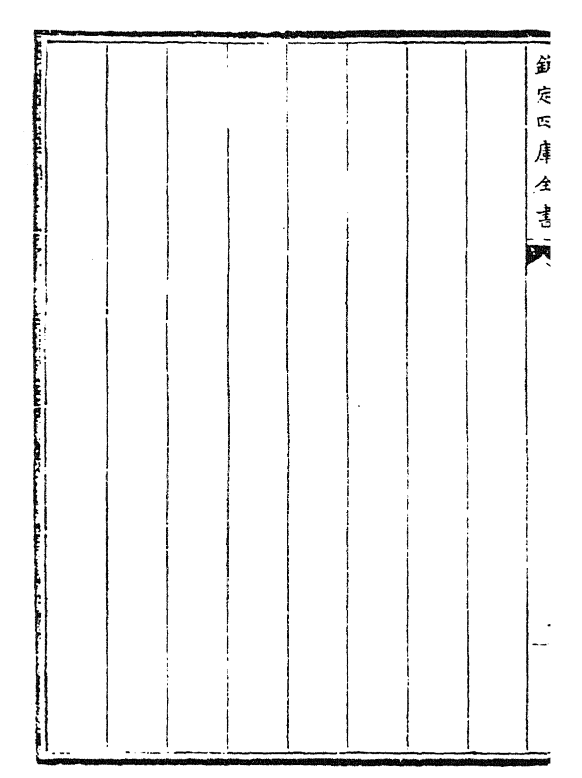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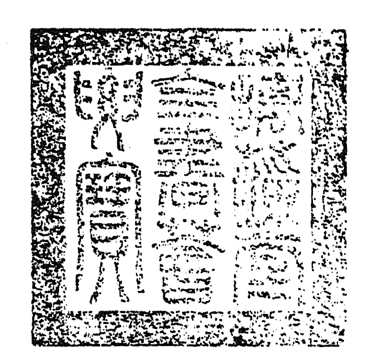
景業顧茲寡薄兼經哀疚實賴賢哲同致雍熙豈使釋簡南園解紱東路當令馮親入舍蔔母從官用覲朝榮不虧家理尋勑所由相迎尊累使卿公私得所並無廢也乃迎炯母養省中

御選古文淵鑑卷二十六

謨案第四十六頁前一行此不踰其本分邪刊本

踰訛喻據陳書徐陵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王璸

謄録監生臣史映緑